

語文通論

郭紹虞著

語
文
通
論

開明書店印行

語文通論

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

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再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七角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
代表人 范洗人

著作者

郭紹虞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語文通論自序

這是爲了出版學文示例而結集的小冊子，所以可視爲學文示例的序。爲作序而寫成一部書，除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之外，我尙無所聞。我歷年在各雜誌所發表的文字，總懶得結集，那真所謂「散文」了。可是，這一次卻爲了學文示例的出版而開始結集。結集的原因，只爲編纂大學國文教本的旨趣有很多話要說，決不是一篇短序所能罄述，所以不如把近年來有關此問題的文章，彙集一處以見我整個的主張。

自從文言白話之爭以來，一般人往往膠執成見，趨新者見到文言就頭痛，作文一用文言則反對，教材偶用文言則反對，謂開倒車，謂迷戀骸骨，謂違反時代潮流，振振有詞，甚至對線裝書都有嫉視的態度。守舊者也是這般，一見到白話先攢眉，詆爲淺薄，詆爲無聊，甚至反對標點符號，反對用鋼筆寫字，反對青年的一切態度以爲都是白話文之毒。罵得雖痛快，可是問他有什麼理由，則無論趨新守舊，所答的都是陳陳相因的老話和不切實際的空話。這種現象，至今還存在着。因此，對於大學的國文教學便發生問題。不先解決此文白之爭，對於國文教學便無途徑可循，準的可依。我們想從語體與文

言的問題得到解決國文教學的方案。所以雖是學文示例的序，卻可以稱之爲語文通論。再有，我們將如何解決這語體與文言的問題呢？我們以爲文學中的語體與文體復與中國的語言文字發生甚大的關係。不明白語言文字的特性，則語體與文體之爭論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永遠得不到妥當的結論。我們又想從中國的語言文字以解決文學上的文白問題，所以雖是學文示例的序也可稱之爲語文通論。

我們基於語言文字之特性以解決文白之爭，所以以爲文言白話互有優劣，文體語體亦互生影響。真是舊得透的自能吸受新的潮流，真是新得透的也自能接收舊的遺產。只有半瓶醋的一知半解之流纔會發生爭端。爲什麼？如能了解歷史上的文學演變之情形，則通於古自能達於今，便不會固執成見。如能了解文學上的諸種理論與諸種體製，則明於此自能悟於彼，也不致抹煞一切。我們看到歷史上文字型的文學每受語言的影響，而語言型的文學也常受文字的牽掣；我們再看到各種文體之演變，如辭賦之由律賦而進爲文賦，語錄之由散行而成爲駢儷；便可知語言之與文字，有其專有的特性，同時也有其共有的特性。語言文字之關係，既如此其密，是則雖以語言爲中心的語體文，也何必定須排除文言。文言中無論是駢文（文字型）或古文（文字化的語言型）體對於語文也一樣有幫助。其最大的幫助，即在音節方面。駢文之易於斷句，固不必說；即古文也是利用文字

的特點，以使辭句之組織，不必用標點而讀下去時自能得其句逗。我以為文言中這一點長處，是最有關係，最不可抹煞的。歷來文章中之修辭以此為標準；中國語文法的規律也有一部分以此為標準。所以學習文言時如能注意這一個問題，便不致中文言文之毒，不會呀唔吟誦，習其腔調，也不會生吞活剝，剽其句字；而同時，讀古書易於明瞭其意義，作白話也不致有彆扭的句子。是則，我們假使要使學生懂得國文和能運用國文，又何必一定廢除文言！可是，我們卻不是提倡文言。文言中正因不用標點的關係，不分段分行寫的關係，所以在通篇的組織上，又自有比較固定的方法，遂也不易容納複雜的思想。我們所取於白話者，即因可以有什麼話說什麼話，打破此種定格而已。青年人行文最要氣勢蓬勃，不必學文言文之一挑一剔，扭扭捏捏。故於文言取其音節，於白話取其氣勢，而音節也正所以為氣勢之助。曾國藩所以欲以漢魏人作賦方法，用之於唐宋古文者，其理由也即在此。這又是我們所以欲本於文言語體的看法以解決國文教學問題的緣故。

然而，話又說回來，天下事原須看得通達，又不可以一孔之見，拘執一端以求之。我們這種主張，對於國文教學雖是比較適宜，至對於新文藝則未必盡當，只是新文藝中間一種主張而已。因為國文教學的目標，只在訓練一般人運用本國語言文字發表思想情

感的技巧，本不必偏於文藝性；所以爲大多數人的需要，原不妨有此種主張。若由新文藝的前途而言，則此種論調，雖不失爲一種主張，卻不必認爲是唯一的途徑。將來的白話文，可以使之偏於歐化，也可以使之純粹應用口頭的活語言，同時，也可以如我們所說，參用文言文的長處，使之既不歐化，也不純與口語相合。這三種都不失爲可行的途徑，只在作者如何創造與如何運用而已。所以我們所言，僅僅得其一端。我以爲施於平民教育，則以純粹口語爲宜；用於大學的國文教學，則不妨參用文言文的長處；若是純文藝的作品，那麼即使稍偏歐化也未爲不可。

因此，我們此種主張，比較適宜於大學的國文教學。是則本書雖名爲語文通論，仍只是學文示例——大學國文教本——的序而已。

目錄

中國語詞之彈性作用二十七年十二月燕京學報二十四期	一
文筆再辨二十六年四月文學年報第三期	四
中國文字型與語言型的文學之演變三十年七月學林第九輯	六
論賦序陶秋英女士賦史二十五年七月	六
重刊菜根譚序二十五年十二月	八
新文藝運動應走的新途徑二十八年四月文學年報第五期	八
新詩的前途二十九年五月燕園集	二八
大一國文教材之編纂經過與其旨趣二十八年四月文學年報第五期	一四〇

中國語詞之彈性作用

一 緒論

1

由中國之語言文字言，究應屬於單音呢，抑屬於複音呢？這是一個至今尙爭論着的問題。大抵以前之治語言文字學者以「字」爲本位，所以多覺其爲單音；現在之治語言文字學者以「詞」爲本位，所以又見其爲複音。因此，由「聲音語」言，正因聲音單純化的結果，同音語詞逐漸增多，語言不得不增加連綴的詞類，所以不能承認爲單音的語言；然而由「文字語」言，目治之文字不怕同音語詞之混淆，所以尙簡練而不甚需要連綴的詞類。有此二重關係，所以近人提倡的「詞類連書」，不會發生影響。近人如黎劭西、周辨明諸先生都曾爲文主張詞類連書，以使語詞的意義與特點更爲顯著。然而，提倡者自歸提倡，實行者卻依舊寥寥，這又是什麼原因呢？白話文的運動成功了，標點符號的應用也普遍了，一經提倡，舉國風靡，何獨於此比較合理的詞類連書的主張，卻始終引不起人們的注意。推究其因，我以爲至少有兩點：一點是中國文辭的音節問題，這一

點不是本文範圍所及，擬另爲一文論述之。又一點即是中國語詞之彈性作用的關係，這纔是本文所要申說的一點。

我嘗細究中國許多語詞，很難肯定地說某一語詞爲單音或複音。我覺得中國語詞的流動性很大，可以爲單音同時也可以爲複音，隨宜而施，初無一定，這即是我們所謂彈性作用。

此種彈性作用之所由形成，其最重要的原因，恐卽由於語言文字之不協調。由中國語言的演化言，逐漸傾向於增加連綴的詞類；由中國文字的應用言，似乎依舊保存着單音的特質：——此種情形在文言文的方面尤爲顯著。這卽是目治與耳治二種作用不同的關係。耳治的，所重是語詞意義在聲音上的辨析，所以要利用複音語詞；目治的便沒有這種需要了。所以儘有語言中的複音語詞，待寫入文辭卻可以易爲單音；也有本來是單音語詞，而在語言中必須強爲湊合使成爲複音。這種現象便造成了語詞的流動性。例如「衣」「椅」同音，語言中必須有「衣服」「椅子」之分，而寫入文辭，卽不妨單用一個「衣」或「椅」字。這在同音而不同聲的語詞，猶且如此，何況同音而兼同聲的呢？

所以高本漢 (Bernhard Karlgren) 以爲「口語上必須把語詞的原料重新改造一番，而文言上是無需把古來單純語詞的詞類加以更改的。文言上這種保守主義，不但不會引

起意義的含糊不清，而且可以得着一種簡潔分明的文體。所以中國人在書寫上不喜歡採用新的通俗語體。」⊙這是語言文字不協調的一點。有了這樣的不協調，所以雖有後起之複音語詞，同時卻又保存著原始的單音語詞。意義無別，而語詞之單複有分，於是在修辭上——尤其在音節方面，便有選擇的需要。因此，中國語詞之彈性作用，在文學作品中格外顯著地表現著。

何以語詞之彈性作用格外在文學作品中表現著呢？即因文人之修辭技巧，正能利用這種不調協性而使之調協。利用文字之單音，遂成為文辭上單音步的音節；利用語詞之複音，遂又成為文辭上二音步的音節。單複相合，短長相配，於是文章擲地可作金石聲了。然而實際上，這依舊與複音語詞的本身有關係。蓋中國之複音語詞，與他族語言之複音語詞不同。中國之複音語詞，也以受方方的字形之牽掣，只成為兩個單純化的聲音之結合。其孳化的基礎，依舊是建築在單音上的。⊙由這一點言，即謂為單音化的複音語詞也未嘗不可。所以複音語詞以二字連綴者為最多，其次則三字四字。二字連綴者成為二音步，三字連綴者成一個單音步一個二音步，四字連綴者則成為兩個二音步。中國文學之得有一種特殊的韻律者，即因語詞的音綴，適合這種配合條件的緣故。

⊙見張世祿譯中國語與中國文第三章。

⊙見舊作中國詩歌中之雙聲疊韻一文，載文學二卷六號。

利用單音語詞演化爲複音的傾向，利用複音語詞之單音化的特質，於是語言文字之不調協性遂歸於調協，而文學作品中遂很顯著地表現着語詞之彈性作用了。綜合來說，不外四例：（1）語詞伸縮例，即是語詞成語之音綴長短，可以伸縮任意，變化自如。（2）語詞分合例，即是單音語詞可以任意與其他語詞相結合或分離，而複音語詞也可以分用如單詞。（3）語詞變化例，即重言連語任意混合的結果，演變孳生爲另一新語詞。（4）語詞顛倒例，語詞既可以分合變化，於是順用倒用亦無限制。此四例對於音節的配合，極爲方便，所以在駢文律詩中，此種現象尤爲明顯。中國舊文學的修辭技巧，實以選擇語詞爲重要的條件。選辭得當，可以求其勻整，可以求其儷對，更可以求其音調之諧和，隨心所欲，無施不可；有時可使爲諧隱，有時可使成迴文，更有時可以運用古典。我們即使說中國文辭上所有的種種技巧，都是語言文字本身所特具的彈性作用也未嘗不可。

二 語詞伸縮例

先從重言伸縮之例說起：

重言之例有二：其一，起於狀物摹聲的作用者，如「關關」「呦呦」「洋洋」「茫

茫」之類，都由單音不足以摹狀其意義，所以必須衍爲重言；此類重言，必須二音一義以合成爲詞，所以不宜單用，單用則其義亡。其又一，本非重言，而以硬疊傳神，或是摹肖口吻，或是形容聲情，如「高高」「低低」「大大」「小小」之類，單字重言，義本無殊；此類重言，根本不需複用，複用則其義重。所以由前一例言，不宜單用；由後一例言，又不必複用。然而昔人行文選辭，卻不能受此限制，正於自由伸縮之處，見出作家修辭的技巧。所以此種關係，出於作家自施鑪錘，經過改造作用者半；其由於語詞本身，原有彈性作用而作家巧爲運用者亦半。

昔人講訓詁，有所謂以重言釋一言之例。顧炎武日知錄，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，以及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諸書，都舉很多的例。在這些例中，我們正可看出昔人修辭有重言單用的方法，所以到諸家訓釋，便不得不仍以重言解之。文選中也有這般情形。謝瞻張子房詩：「王風哀以思，周道蕩無章，」即用毛詩序「厲王無道，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」之語；顏延之秋胡詩：「燕居未及好，良人顧有違，」即用毛詩「或燕燕居息」之語；又還至梁城作：「曷爲久遊客，憂念坐自殷，」亦即用毛詩「憂心殷殷」之語。這在李善注中都已舉出。然則所謂蕩者，蕩蕩也；燕者，燕燕也；殷者，殷殷也；都是重言單用之例。蓋此類詩句爲字數所限，所以雖有出處，不得不故意單用以求其勻整。點

化成語，這正是作者匠心之處。不過同時也須知道，作者無論如何經營慘淡，總不能違反語言使用的習慣。

反過來看，更有衍單字爲重言之例。臧琳經義雜記論毛傳文例最古一條謂：「十三經中惟毛詩傳最古而最完好，其詁訓能委曲順經，不拘章句，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，有經重文而傳一字者。」此言雖爲詁詁而發，然正說明中國語詞在文辭應用上的伸縮性。重言可省爲單字，所以經本一字而傳須重言了；單字又可衍爲重言，所以經雖重文而傳又只須一字了。大雅公劉：「于時言言，于時語語；」毛傳謂：「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」周頌有客：「有客宿宿，有客信信；」毛傳謂：「一宿曰宿，再宿曰信。」這些都是經用重言而傳以單字釋之之例。於此，可知經之重言只以足句而與義無關。他如邶風之「燕燕于飛」，鄭風之「青青子衿」，以及其他「行道遲遲」「哀哀父母」「嗟嗟臣工」諸語，莫不皆然。劉師培正名隅論謂：「古代形容之詞雖多重語，然單舉其文，亦與重語無異，……所謂重語者亦僅發音時延長之語耳，」正是說明語詞中重言伸縮的彈性。因此知道所謂作家之自施鑪錘者，也不外善於選擇語詞，或運用語詞而已。盧仝寄男抱孫詩：「添丁郎小小，別吾來久久，脯脯不得喫，兄兄莫撚搜，」此以對小兒爲言，所以利用疊字作小兒口吻。楊萬里詩本近語體，故其水月寺詩：「低低橋又低低

路，小小盆盛小小花，」亦利用單詞複言的慣例以摹狀聲情。詞曲中間其例尤多。蘇軾 菩薩蠻詞：「畫檐初掛彎彎月，」神情在彎彎二字。元張壽卿 紅梨花劇：「怕人來，更犬驚，花陰裏躡足行行，柳影中潛身等等，」神情在「行行」「等等」諸字。明吳中情 奴相思譜劇：「人兒遠遠，天涯近近，此處孤孤，那邊另另，」亦全以硬疊傳神。蓋此種吐辭時延長之音，原爲語言常態。明竹癡居士 齊東絕倒劇中述象王說白：「推過哥哥好做帝，偷去爹爹活晦氣，丟下嫂嫂實孤悽，看上區區好情意，」神情活現，也只是利用稱謂中固有的重言，以成自然的音節而已。此雖無當疊的需要，卻也有重疊的妙處。於是，再說連語伸縮之例：

我們假使說重言的伸縮是長言短言的關係；那麼，連語的伸縮，便是徐言疾言的關係。徐言爲二疾言爲一之說，自沈括 鄭樵以後，直至清代顧炎武 俞正燮 郝懿行 劉師培諸人，可謂屢經證明，早成定論了。語言中既有此慣例，所以行文時單用複用，更可隨宜而施。

詩小雅：「漸漸之石，維其卒矣，」鄭箋云：「卒者崔嵬也，」此處是四字句，不能用徐言，所以只能用疾言。周南卷耳云：「陟彼崔嵬，我馬虺隤，」此處不用助詞，且與虺隤對文，所以又只能用徐言。爾雅釋山云：「崒者屺屺，」「崒」卽「卒」字，

「屢屢」卽「崔嵬」字。可知古語中單詞複詞原是並用着的。詩鄘風：「牆有茨，不可掃也，」茨卽蒺藜，此處以三字爲句，宜用疾言；揚雄羽獵賦：「獲夷之徒，蹶松柏，掌蒺藜，」則以與松柏爲對，又須改用徐言了。楚辭九辯：「君不知兮可奈何，」此句音節夷宕，當然以用徐言爲宜；若如左傳所載華元驂乘之歌：「牛則有皮，犀兕尙多，棄甲則那！」便不用「奈何」字而用「那」了。

這猶可說是疾言徐言，原成兩個不同的語詞，所以「卒」與「崔嵬」可以自由選用。至如雙聲疊韻的連語，所謂「析之則秦越」者，似乎不應單用了，然而有時爲行文方便，亦正多單用之例。如「於乎」爲疊韻連語，而詩文王篇「於昭于天，」單用「於」字；「猶豫」爲雙聲連語，而楚辭九章「壹心而不豫兮，」單用「豫」字；「馮陵」爲疊韻連語，而詩小旻篇「不敢馮河，」單用馮字；「盤薄」爲雙聲連語，而盤薄之石可謂之盤石，也可謂之薄石，是盤或薄字也可單用了。③準此類推，可知詩小雅「何草不黃」「何草不玄」，亦卽周南卷耳「我馬玄黃」之意。就合體連語言之，猶且可以析用爲單字。於此，可以知道這種單音文字的力量之大，卽在不可分析的複音語詞，待到用入文辭，也可隨意節取的。

③ 見俞樾讀山海經多博石條。

話又說回來，文辭中所以能隨意節取語詞的緣故，也因語言中本有此慣例，故於節用以後，可以不變原有的意義。不僅如此，即名詞稱謂也可以割裂，如稱將軍爲將，顧炎武日知錄舉之；稱先生爲「先」或「生」，趙翼陔餘叢考舉之。此外地名官名書名等也都有習慣省稱。顧炎武日知錄有古人二名止用一字，古人諡止稱一字諸條。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也有古人姓名割裂條，俞正燮癸巳類稿繼之，更有姓氏割裂爲辭學說。他們都以爲此種割裂稱引之例，大都爲修辭關係，頗有見地。實則此種修辭關係，也即本於語詞伸縮的彈性習慣，不過更加推廣而已。

隨意舉些實例：如潘岳關中詩：「紛紛齊萬，亦孔之醜；」馬汧督誅：「齊萬哮闐，震驚台司，」均以齊萬年爲齊萬，則是爲字數所限的關係。此種風氣，在後漢賦家已開此例：如班固幽通賦：「巨滔天而泯夏，」王莽字巨君，而止用一「巨」字。王逸九思：「管束縛兮桎梏，百貿易兮傳賣，」百里奚也止用一「百」字。到後來文尙駢儷，時爲對偶所拘，於是割裂之例也更多。如謝惠連雪賦：「王迺歌北風於衛詩，詠南山於周雅，」一案南山指小雅信南山「上天同雲，雨雪霏霏」句，則又以信南山爲南山了。又如陸機辨亡論云：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，丁奉鍾離裴以武毅稱，」此二句不甚整齊，載晉書本傳者本是如此，而文選改作丁奉離裴，則其割裂以就整偶之迹，不是很爲